

走近滨南社区胜滨小区摄影爱好者吕维君

拿起相机上瘾,放不下了

文/片 记者 朱耕平

因为工作,他拿起相机,在油田忙碌;因为工作,他放下相机,一放就是十多年;因为爱好,他再次拿起相机,他说,上瘾了,放不下了。

现在我们就走近滨南社区胜滨小区摄影爱好者吕维君,透过他的镜头看一看他多彩的人生。

从“不情愿”到“舍不得”

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干起了连做梦都未曾想到的新闻宣传差事,转眼到九十年代初,还没有任何兴趣爱好的我极不情愿地拿起了一架海鸥120相机,不久又换了一架富士135单反相机。从此之后,我就与相机结下了不解之缘,差不多每天机不离身,奔忙于油田生产的各个‘战场’和生活的各个‘角落’,随处都可以听见相机快门的咔嚓声。”吕老师告诉记者,从此之后他对摄影痴迷上瘾。

后来,因为工作上的变动,他硬着头皮放下了自己心爱的相机,刚刚培养起来的爱好就这样遭“厄运”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,而且一搁就是十多年。到了2007年,吕老师退居二线,才重新重拾起荒废数年的摄影爱好,并且不断地学习研究。

镜头向下,关注生活

吕老师的家里摆满了摄影作品、荣誉证书以及奖杯。从2007年到现在,吕老师有150多幅摄影作品先



吕维君。

后在滨州市、山东省、北京摄影函授学院等摄影比赛中获奖,有8幅作品发表在《中国摄影》、《大众摄影》等杂志上。

吕老师说,“我常常想,要想让别人感动,首先自己要心动,要想形成视觉冲击力,首先要赋予作品思想感染力。一幅好的摄影作品,如果能融进作者自己的思想与情感,就能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。”吕老师将他拍摄的作品经过精心挑选后,都收藏在电脑里了。

一篇刊登于《中国摄影》杂志的名为《不离不弃》的摄影作品吸引了记者的注意,两艘小船停泊在落满雪的湖面上,但是“不离不弃”这个名字令记者不解。吕老师笑着说:“这幅作品源于杂志出的

‘伴侣’的命题,我当时想,人们一般对伴侣的理解都是人与人、动物与动物,这样太直白,别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,应该深入下去,物之间也应该有感情相依的时候。”

要拍出好作品,还得坚持

一提到拍摄的艰辛,吕老师深有感触,为拍摄日出,天黑就出门,为抓住一个镜头,宁肯等三四天。“越能吃苦越能拍出好作品,我一般在刮风下雨、大雪纷飞的天气都会出去拍摄,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创作的黄金时期。”

一幅获奖作品《月半归》就是吕老师用了将近四天的时间才抓

取到的美丽镜头。吕老师笑着告诉记者:“为了拍这幅作品还出了个笑话。因为是在12月份零下七八度的条件下拍摄,当天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趴在冰凉的麦地里,一动不动,为的就是等待捕捉那一精彩瞬间。一群下午放学的小学生路过,看到我一动不动地趴在麦地里,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。有的人说那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病,有的说那个人是不是冻死了。”

“摄影艺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等待艺术”,功夫不负有心人,当吕师傅在寒天冻地里终于拍出了《月半归》这幅作品,在看到坚持后取得的硕果,吕老师感到异常兴奋和满足。

社区人物

秀 ④

自“本报记者一线体验360行”系列报道以来,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记者在体验基层工作辛苦的同时,也在各大城市社区、县区发现了一大批美好人物,他们有的是小区能人,身怀绝技;有的是古道热肠,助人为乐;有的是年轻有为,胸怀大志……在这些美好人物中,有年过半百的老人,也有中年人和孩子。

即日起,本报记者走进一线社区,和读者一起去发现那些社区里的美好人物。如果您身边有感动着你、鼓舞着你、帮助着你的社区美好人物,欢迎向我们提供线索。

热线电话:3211123/
18654399022

本报记者走访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《鸳鸯嫁老雕》

昔日轰动济南,如今濒临失传

记者 王忠才 通讯员 陈磊 李志鹏

创作初衷为了启发人们
打破婚姻枷锁

9日上午,沾化县古城镇沙四村田希峰家院子里坐了十几人,在等候着我们的到来。一说让他们现场来一段,他们一下子就融入到角色之中。

《鸳鸯嫁老雕》曲目的具体初创时期大约在清朝咸丰年间,全剧主要讲述的是鸳鸯丧夫,鸚哥做媒,众鸟劝嫁,老雕娶鸳鸯和鸳鸯用计报复老雕的故事。

记者在田希峰家里见到了《鸳鸯嫁老雕》第三代传唱人张士民,“我小时候,老人们向我讲述了《鸳鸯嫁老雕》的来历,沙洼村张春熙在山西太原任知县,善体察民情,了解到当时婚姻方面的清规戒律给很多家庭带来不幸,就想为何不能编写几段小曲让人们演唱,启发人们与封建传统观念进行抗争,遂编写了《鸳鸯嫁老雕》这一民间歌曲。”张士民告诉记者。

民间曲艺《鸳鸯嫁老雕》是滨州市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,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不过,就像其他老艺术一样,它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,“我们现在年纪大了,唱起来大不如以前。”说起现状,73岁的老艺人张士民不免有些担心,这些曲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足够的吸引力,依靠口耳相传很容易失传,或许不久的将来,《鸳鸯嫁老雕》真的会成为绝唱。

据《沾化县志》及《沾化文化艺术志》记载,清朝光绪年间,城北沙洼四村村民李连德组织当地艺人编排表演,流传至今。“我很喜欢这个曲子,经历了这么久发展起来,很不容易,就这么失去了让人很心疼。”从1975年田希峰就主动担纲组织《鸳鸯嫁老雕》的传唱。

富有民间曲调特色
演唱形式灵活多变

田希峰向记者介绍,《鸳鸯嫁老雕》的曲调具有较典型的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民歌风格。在向记者讲述中,田希峰拿出了他们演唱中的

道具一哈令鼓,长约35公分,直径8公分的圆木桶,硬质木雕刻而成,串有古铜币,摇动时古币相撞发出响声,作用是配合打击乐掌握演唱节奏。

正在田希峰介绍之中,一身布衣的张士民接过哈令鼓又即兴来了一段,“鸳鸯泪纷纷/有年不幸丧夫君/老天爷杀得我无投奔……”把旧社会丧夫女人内心的悲哀、绝望表述的淋漓尽致。

“起初的演唱形式比较单一,自1953年后,固定道具、服装,增加了弦乐器伴奏,演员可根据条件增减,灵活多变。”田希峰向记者说道,《鸳鸯嫁老雕》节奏明快跳荡,

曲调节奏富有舞蹈韵律特征,其旋律节奏及演唱诸方面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。

传唱之人年逾古稀
没落之中寻找转机

“我们现在年纪大了,唱起来大不如以前,现在传授也比以前吃力了。”说起现状,张士民告诉记者。今年已经73岁的张士民清晰地记得,1953年3月,作为惠民地区代表队,赴省会济南参赛,“《鸳鸯嫁老雕》曲目虽然只有6人,演员少,演出阵容小,行头破旧,道具简陋,演出却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,从参加演出的108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,荣获二等奖。演出中观众叫好如潮,应群众要求连演数场,在泉城济南引起轰动。”

1985年,沾化县文化馆挖掘整理民间艺术项目,选派专职人员对“鸳鸯嫁老雕”进行挖掘保护,选调沙洼村李洪吉等三人与文化馆演员一起排练半月,后参加地区文艺汇演,荣获特别演出奖。此后,由于种种原因,该曲目一直未能公开演出,濒临失传。

2003年1月,中央电视台《文化与生活》栏目组与导演张爱玲专程来古城镇,对该曲目予以采访录制,《鸳鸯嫁老雕》濒临失传之时有所复苏。在田希峰家里,获奖牌匾依旧挂在墙上,“最自豪的就是终于上了中央电视台了。”田希峰说。

选入当地小学课程
希望学生予以传承

“唉,现在要是想把它再弄得兴盛起来确实有困难啊,《鸳鸯嫁老雕》的传承人相继谢世,活着的大多已年逾古稀,很难再往下传承。”说到这里,田希峰的眉头皱了起来,“表演团体都是业余的,演出也时续时断。”田希峰说,“缺乏财力支持,也使得这一民间艺术难以提高和发展,尽管这两年也给了部分资助,可是发展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。”尽管发展兴盛有所困难,田希峰还在一直在为该曲目的发展寻找转机,多次到古城镇沙四第四小学与学校沟通,还将此剧作为校本课程进入课堂,从中选拔了十几个优秀学生。“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将该曲传承下去,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。”田希峰说。